



嵇中散文集叙

五嶽山人汝南黃省曾撰

嵇子叔夜生焉無辰挺倪缺之天逸而邁於穢氣
之季抱卷州之夸節而邁夫酷網之朝龍章孔姿
意氣薄日月之表珣言瑋撰思靈邁區合之涯形
寓寰間神棲皇古以塗匱寡歡故澤和於琴綺以
鄙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煉
乎九鼎以俗子不足侶故開襟於七賢恥爵組之
競馳故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託箴乎太
師揆厥玉度蓋欲獵華纓於伏軒之署而調管籥
乘綠車於堯虞之庭而覽鳳凰者也觀其緒辭若

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穆然以無
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饗萬國如素士服繡衣
若布衣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
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
而不已哉可謂曲盡南面宰宥之方矣嗚呼烏圖
之感昔緬想於宣尼研爛之歌嘗綿哀於寧戚淳
源莫返良匪一朝叔夜志旣高獨而復遭魏晉奸
雄彌下豺虺盈途無怪其潔躬於紫壑而遠害於
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倨鍛
致鍾會之貝譖由是無罪無辜殲此哲士雖請師
救贖三千子矜痛惜士紳接於海內而廣陵妙響

終絕於東市矣忍哉司柄垂惡無窮嗚呼此蓬蒿
之間固非神鵬之可集汚常之瀆夫豈大鯤之所
旋徙必重霄避宜瀛嶠戶農所以席海而不返老
萊所以投畚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洙訓未圖危行
言遜時機罔覺性烈才雋登戒弗思意遠防踈秀
規莫省學炳名光賁跡不遠叔夜不能免其尤矣
鯁生抱遺文於駒谷珍覽靡厭結遐悲於異代嘆
息彌深故每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諭播興超峻文
擅理辨緯體綿密片言小屬無非素衷玄致奧膈
之所存也苟欲考竹林之秀矩攀柳阿之清蹈者
不有斯述何以披邇故迺校次瑤篇彙爲十卷刻

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耀於來嗣耳嘉靖乙酉
冬十月三日

嵇中散集卷第一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秀才答四首

附

幽憤詩一首

述志詩二首

遊仙詩一首

六言十首

重作四言詩一首

思親詩一首

郭遐周贈三首

附

郭遐叔贈四首

附



答二郭三首

與阮德如一首

阮德如答二首附

酒會詩七首

雜詩一首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
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
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
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
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

鳥盡良弓燕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已世路多嶮巖

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竒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

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

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

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

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弈弈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

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
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乂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
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我友焉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
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良馬旣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
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眄生姿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
俯引淵魚盤于遊政其樂只且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紮邈爾路遐雖有好音
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
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
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儔弄音感寤馳情思我所欽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澆爵
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鴻
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褰肯酒盈尊
莫與交歡瑟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佳人不存能不永歎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
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
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爲一
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
世故紛紜棄之八成澤雉雖饑不願園林安能服御

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秀才答四首附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綠水
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
漆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理當流則義行時遊則鵲
起達者鑒通塞盛衰爲表裏列仙徇生命松喬安
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已

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游何必棲山
原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
常端保心守道若視變安能遷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邱丘青林華
茂青鳥羣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
大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芝圃釋轡華池華
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噉瓊枝結心皓素
終始不虧

幽憤詩一首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窮靡識越在繼緜母兄鞠育
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寵自放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
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

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痛欲寡其過諉議沸騰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
外慙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踈理弊患結
卒致囹圄對答鄙訕繫此幽阻實恥訟免時不我與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嗷嗷鳴鴈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
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宗
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誠迺終利貞煌煌靈芝
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

庶勛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
頤性養壽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
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
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轍軻下悔吝雅志不得施
耕耨感寧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
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
比翼翔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
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斥鷃擅高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蟪蛄宅神龜安所歸

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
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爽
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
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
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雙
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
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
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
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六言十首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四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喜

知慧用

為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殉榮馳騫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

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外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為友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悲滋

位高世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脂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為世累所撓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今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已靜恭
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顧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採萍終厲
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梁朱顏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
一世無患

重作四言詩七首

一作三秋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所榮憂患諒獨多古人
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心網羅惟有貧賤可以

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佞
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古作凶思牽黃犬其計
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
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患欲得安樂獨有
無懋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折
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
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遇過

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
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
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
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
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
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思親詩一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
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榮榮內自悼兮啼

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
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
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涕洟瀾念疇
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
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
中夜悲兮當誰告獨拭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
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予驕顧自憐兮心
切切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
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郭遐周贈三首附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倡

佯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予與嵇生未面分
好章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臧援箏執鳴琴携手
遊空房栖遲衡門下何願於姬姜予心好永年年
永懷樂康我友不期卒改計適他方巖東咸發日
翻然將高翔離別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別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
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倏忽將
永違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徘徊
於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別在斯須怒
焉如調饑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安

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傳說寒谷納
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
此不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歲時易過歷日
月忽其除勗哉乎嵇生敬德在慎軀

郭遐叔贈四首附

每念遘會惟日不足昕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
厭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
命僕思念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休惕惟思惟憂展轉反
側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心之憂矣增其
勞愁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
界事利任難惟予與子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
無筭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極旦心
之憂矣增其憤怒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君
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何君子超將
遠邁我情願關我言願結心之憂矣良以切担
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
同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衆鳥羣相追鷲鳥獨
無雙何必相响濡江海自可容願各保遐心有緣
復來東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
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邁其願遂結歡愛情
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釁成
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
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
三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
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
坎壈趣世教常恐嬰網羅義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
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嘉

豈若翔區外，滄瓊漱朝霞。遺物棄鄙鄙，累道遙遊太。和
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何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
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
鸞鳳避爵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嗟玉輿。
至人存諸已，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
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與阮德如一首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數子，談慰臭如蘭。
疇昔恨不早，既面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悵憂歎。
事故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
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
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
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
生生在豫積，勿以休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
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阮德如答二首

附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懷惆悵，言思我友
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恩愛發
中誠。良玉須切磋，璵璠就其形。隨珠豈不曜，雕瑩
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
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決

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
載三代不可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
箒斲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
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
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憇斯土與子遘蘭
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爲
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象遊日
屢太行撫軫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爲道基老
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
明戒在剗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恍舒檢話良
訊終然永馱藏還哲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盪
憂慮無以情自傷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酒會詩七首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峙
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織綸出鱸鮓
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醕微歌發皓齒
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栢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
鼓楫容裔放擢投竿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曖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

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沉浮

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脩身
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歛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老
棲遲永年寔惟龍化蕩志浩然

蕭蕭零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沂丹坻含陽吐英
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猗猗蘭蕙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藥濃繁馥馥蕙芳
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雜詩一首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

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鑿踟蹰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起于野
歎過縣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嵇中散集卷第一

嵇中散集卷第二

琴賦一首 并序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與呂長悌絕交書一首

琴賦一首 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
味有馱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
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
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
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
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

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崑互嶺巉巖岵嶸嶇崕丹崖嶮巖青巒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魏魏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

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舐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泐泐澎湃蜚螭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心叔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恠琅玕瑤瑾翕施叢集累積負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消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嶸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闕海湄指蒼梧

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
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
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馳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
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
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
倕騁神鏤會袁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
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
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
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
子新聲粲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
相證叅發並趣上下累應蹀躞踈磔美聲將興固以

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與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
岌以相屬沛騰送而覽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
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悒煩寃紆餘婆娑
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
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
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
垂光新衣翠粲纓微流芳於是噐冷絃調心閑手敏
觸挽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相唐堯
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遊踏時拊絃安歌新聲代起
歌曰凌扶搖兮憇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

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
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竒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
飛纖指以馳驚紛儼譁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
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聞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與爛英聲發越采采粲
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
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
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切掎以慷慨或怨嬗而躊躇忽
飄飄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叅譚繁促復疊攢仄
從橫駱驛奔逐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竒偉

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
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
隙趨危詈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浮鴻翔曾崖紛文斐
尾慊絲離纒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樓挽櫟捋縹緲
澈冽輕行浮彈明燼睒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
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
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旣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
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
曩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邀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
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
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

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
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
比操豈笙簧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
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
流楚窈窕微蹀雪煩下逮謔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
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造之亦有可觀者焉然非
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
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差非夫至精者不能與
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
故聲清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微鳴性絜靜以端理含
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滌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

懷戚者聞之莫不憐慟慘悽愴愴傷心含哀懊咿不
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歛愉懼釋抃舞踊溢留連
瀾漫嗚噓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
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
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
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
質摠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益亦
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秋牙喪
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鶴驚於庭
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况蛟行之衆類
嘉斯噐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

今之所貴亂曰惜惜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
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紛翕響冠衆藝兮識音
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
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
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
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恠吾直性狹中多所不
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聞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
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
故具爲足下陳其可下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

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
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
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
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
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
由之巖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
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
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又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頽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鑿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又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

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
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
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
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
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
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
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
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又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
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其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
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
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

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
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
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
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
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
文冕也巴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
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
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
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
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

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沈復多
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
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
矣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
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
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
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
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
年此真所之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
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
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片子者欲
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
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一首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
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
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
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
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
令足下因其順親益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
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
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

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
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
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
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
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稽康白

嵇中散集卷第二

嵇中散集卷第三

卜疑集一首

稽荀錄一首七

養生論一首

卜疑集一首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䟽闊方而不制廉而
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
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
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
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
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旣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

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鷺富爲積蠹貴爲聚
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
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旣沒誰爲
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
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
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
謹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
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
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
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
任術爲知囊乎寧與土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

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
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
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
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
間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
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愴乎將慷慨以爲
壯感槩以爲亮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
矯抗常如失職懷恨快快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
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
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
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

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
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
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
如夷吾之不羸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
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
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
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
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
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
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
至人不相達人不上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
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墜乎古今
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
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稽荀錄一首 亡

養生論一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
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
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
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
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
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

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
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
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
勁刷理髮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
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一作亂於下
也夫爲稼於湯之無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
歸下一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
有於字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
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
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

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
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
田種者一畝有十斛有二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
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
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
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
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
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
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
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

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
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
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
滋味煎其府藏醴醪一作其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
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
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
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
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
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
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
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

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
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
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
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
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
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
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
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
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
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
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

理知難以目識辟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
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
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
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
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
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
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
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
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
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
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口足遺生而後身

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
有哉

嵇中散集卷第三

嵇中散集卷第四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附

答難養生論一首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附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至於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

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
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
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
高莫大於富貢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已
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
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
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
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食耳神
農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
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對德賢

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
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者無疆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膍上帝是饗
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況於人乎
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
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
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
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
勝則可焉有勺藥爲荼蓼西施爲嫫母忽而不欲
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
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

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
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
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耆老此自特受
一氣猶木之有松栢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
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䟽於導養
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
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
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所
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
歡約已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

實不可異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
木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
䟽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荅勞以此養生
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
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
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耶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荅難養生論一首

荅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
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
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
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

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蠹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
故蠹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
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
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
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鳩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
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
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
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美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
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
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
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

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
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
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
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
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
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
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
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
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
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

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
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
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閭室
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
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
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
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
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結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
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選而神氣條
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
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

流豈待積歛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
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
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
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
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
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
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
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
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
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
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

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
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勤也識而後感智之用
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
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
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
則糟糠與精粳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
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
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
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
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

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止其所不得則
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飢於
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
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
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
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衆一以
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
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
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
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
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

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扣身雖雖大不棄然使
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
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
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
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
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
之門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問哉
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
者七十豈復䟽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
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
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

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
之論奚所恠哉且凡聖人有損已爲世表行顯功使
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
形困趣步失節或竒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
利爭奮或脩身以明汗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
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
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
心驚於榮辱之塗僂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
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
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栢
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對之重岷則榮茂日

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
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微也火蠶十八
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
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圍馬養而
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
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
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
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
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
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旣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
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

而繼天闕也並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
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
之不輟何養命茂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恠於所未
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
上藥猶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
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有之
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
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
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
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
延生非上藥之偏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

菽稻之勝於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
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
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
若能杖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
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
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
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
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飢年少疾故
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
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
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

親獻尊則

菊菰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

皆渾濁筋脈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處竭辱精
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
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藥玉
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真香
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悅之者體輕又
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
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羸負之性之變也橘
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
性豈不能哉故赤芥以練丹頰髮消子以木精久延
僿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

耳印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蘽
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
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
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
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
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
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
偶能忍飢仲都冬保而體溫夏表而身涼桓譚謂偶
耐寒暑李少君意識桓公玉枕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
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
以周孔爲關鍵世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

能馳驟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
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
通達微末之間也又愠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着謂
之自愁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
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
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
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
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
性則渴酌者非病淫酒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
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
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

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
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
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
所耽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廝養暴
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
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食者於將獲所欲則
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
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玊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
黻貴於畢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
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
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

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
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
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
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
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
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衰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
外雖無鍾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
者非克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
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
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
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

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齋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廻其操不天其年也五者無於胷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仁理已畢以此自藏而不盪喜怒哀平神氣而欲却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於馳騫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兩與鄉黨齒者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

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糗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璞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轆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嵇中散集卷第五

聲無哀樂論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言拯救故念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

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
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
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
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
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
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
因茲而言工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
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
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
而爲哀樂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
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

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
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
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
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
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
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
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
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
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
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

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宥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

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

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

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躋矣若音聲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竒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

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
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
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
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
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
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
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
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
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
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
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

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
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
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詎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
自當有哀樂但聞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
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
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
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
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
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
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
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寃伯竒之悲相如之

含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
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
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
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
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
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
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蹶
竿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篴酒之囊漉雖竿具不同而
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
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
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

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
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
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
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
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
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
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
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竟
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
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
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

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

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

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

以神微若伯常審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

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內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惠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蹙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

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

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卑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

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

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

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會見笑嚔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

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扑不及儻由此言之儻之不自得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噓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噓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噓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

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怕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叙志儻以宣情

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
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
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
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
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
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
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
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
會諧人之
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
夫音聲
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
不可放
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

可奉之體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
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
亦所以結忠信者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
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
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
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
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
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
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
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
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
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
繫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
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
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
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
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媼荒無度則風以此變
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
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
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 於淫邪也淫之與
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嵇中散集卷第五

嵇中散集卷第六

釋私論一首

管蔡論一首

明膽論一首

釋私論一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
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
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
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
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
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

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
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
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
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
而名顯周且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
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
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
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
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
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
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

是俱而已志道存善 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
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
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雖
爲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
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
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
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
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
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
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
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

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鞞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讜言納名稱漸離告誡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

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情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召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

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
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
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 而
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
以制於所懼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爲有是而莫
賢乎已未有功碁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
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
之爲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
而求所以爲措之道故時爲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
爲拙措爲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
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

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
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僞怠之
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旣明賞罰之實又篤
不知冒廢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之
可以無患而患措之不以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
取棄楚秦宰嚭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
顧私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名者也君子
旣有其質又覩其鑿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
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
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
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

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胷懷於八荒
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
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
徃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徃視而通夜不
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
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非以
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徃不眠是
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
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
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
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測無道以至非也抱

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絕美耳若非
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
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
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感公私之理也

管蔡論一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
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鑿凶愆於
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
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
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
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沈一作沈故今時

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
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且二聖舉而
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
民綏輔武庚以與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
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
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
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
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且斯乃愚誠憤發所
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
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
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

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今之朝
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
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
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
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
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
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
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為國之
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
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惟此言則
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

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
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叙無相
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一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樂明
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
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
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
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
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
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

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達理失機故子
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
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
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
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為喻何
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
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
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
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
故惑於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
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平王賀之事延年

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
期授首陵母伏劔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
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
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
身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
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
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
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
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
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摺撫所見此爲好
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

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
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
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
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
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
膽乎明旣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
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
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
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
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
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

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為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為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為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為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為辭費而已矣

嵇中散集卷第六

嵇中散集卷第七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附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附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饑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

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直竹管崩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尚何假於食膽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且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減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難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即使

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復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鶩而不覺是以貪生

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
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
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
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
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
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
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
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
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就此禮學矣論又
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閭
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

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
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
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
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
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
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
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
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
唯學爲貴執書適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
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
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

臯腐觀文籍則目眇脩揖讓則變僂襲章服則轉筋
譚禮典則齒齟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
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
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
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
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
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
恐故得菖蒲菹耳

嵇中散集卷第七

嵇中散集卷第八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附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附

夫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
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
安宅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
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于幸是以
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
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
爲癢毒又居於濕則要疾偏枯好肉不怠則昏喪

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
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
木是疾無廖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
誹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
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
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
者出口動手皆爲忌祟不得蠶絲滋甚爲忌祟滋
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顛於桑火寒
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
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
正故忌祟生於不知使知性猶如蠶則忌祟無所

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祟或從乞胡求
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
忌祟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
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
天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官而望殤
子之壽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
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
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
所虜然則避禍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
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
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

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

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惟墻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事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

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崇則可安
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
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
授衣時雨旣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
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
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謗古言無虛不可
不察也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
以惑道故夫子寢荅於來問終慎神恠而不言是以
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

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
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
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
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
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况乎幽微者耶縱欲辨
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斷以檢其要乃
爲微若但撮提羣愚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

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
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岡不能令
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注
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

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
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
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
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
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
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
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
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
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
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

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
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
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
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
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
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
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
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
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
數者亦雅論之矛盾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
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

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象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利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厨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

爲但占墻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觀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閻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

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筮篋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坻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

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觀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墾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恠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耶論曰時日謹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謹崇非也吉日惟戊旣伯旣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是下家事先師

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末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更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跡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况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収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

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螻蛄之議水耶欲以所識而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觀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嵇中散集卷第九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荅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荅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亶亶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三子者皆偏

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銚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寶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天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旣修則宅葬無貴

故辭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天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怠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天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足下忘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矣雖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

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
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
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
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略於和以
爲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義矣元
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
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無相繇
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辟之無
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
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
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

也然則非定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
其本耳攬夫從林其所過者或命丙或虎遇禽所吉
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
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
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
也至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
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
西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
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
以從事以此議之即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

違亦宜吾論如無所 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
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
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
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助
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爲對
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
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
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
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
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兒者故於臣弟
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

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古爲實則未聞顯
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尖所願矣至於
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徒事耳俗之時日順
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
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
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
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修 擇
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
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
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爲有者
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

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谷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對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已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重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

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持論有二拙議教有精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荅子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 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兒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機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後嗣空借鬼神以調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

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論曰鈞疾而禱
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
謂禮爲情兒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修情兒未聞
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
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
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
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
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
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誠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
惟戊盡於誠勸尋論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
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

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
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
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耶不思其本
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噎溺而遷怒耶足
下旣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
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
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於河
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僞而無實時
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
匹夫之諒且猶耻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
此數事猶陷於誣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

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
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
相不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
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常生於衆險雖可懼而無
患抑當貴於斯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
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
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爲難則便曰
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
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天
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
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

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既持相命復
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
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
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
墻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墻知命有
在立之何懼若巖墻果能爲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
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
之巖墻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雖同
於巖墻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主期於必然不
立之誠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
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

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以難相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以至理負情之對於是乎見既虛立吉宅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為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上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爲足也若唯信順於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

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閭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古人凡有命

者皆可以闡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以可爲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唯有闡作乃是真宅耶。若瞑目可以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職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瀍。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於爲宅。則知闡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闡作有不盡。則不闡豈非求之術耶。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闡。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期於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真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以功成俱

是吉宅也。但無故爲真宅。授吉於闡。遇設爲減福於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爲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闡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爲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

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劓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鑿其掌即知當字長耳巨君篡宅而運其魁即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習勿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以助吉宅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

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官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恠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未察官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於養官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

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

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遙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爲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觀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強以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

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 獸不期則不
敢訊舉氣 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願索隱何
謂為妄

嵇中散集卷第九

嵇中散集卷第十

太師箴

家誠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
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
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
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夫朴未
虧萬物熙熙不天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
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
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

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
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莅
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
離孽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
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
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
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
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
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
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豈人是謀楚靈極
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藥書作難主父棄禮穀胎不

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
彼權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
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
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選顏諛言順耳染德生
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
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
憊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家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
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
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

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燿燿無結秀之勲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徃徃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

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

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
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
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
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
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
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
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
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
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
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
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

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
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
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
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鬪之兆也坐視必見
曲直黨不能不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
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
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
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都大爭訟者小人
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
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
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援引以盡

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
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
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
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
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
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
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
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
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
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
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

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
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
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冰矜趨以不言答
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
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
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
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爲而作鬻貨
微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
也

又憤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
自己若人來勸已輒當爲持之勿謂勿逆也見醉薰
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嵇中散集卷第十終





